

花季丛书



中学生

Hi · ZHONG · XUE · SHENG

孙云晓 陈传敏 程赤兵 著

接力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 钲

封面设计：韦文翔

(桂) 新登字 08 号

花 季 丛 书

Hi 中 学 生

接力出版社出版

(地址：广西南宁市教育路 5 号 邮编：53002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15 印张 30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81-752-9/I·146 定价：8.00 元

目 录

上 卷

- 写在前面 陈传敏(2)
- 第一章 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 ... (3)
- 第二章 这世界变化快 (30)
- 第三章 青春期与更年期对话 ... (64)
- 第四章 OK, 艾丽丝 (105)
- 第五章 生存试验 (128)

中 卷

- 我的希望 程赤兵(156)
- 第六章 一览众山小 (157)
- 第七章 我捐我自己 (197)
- 第八章 “鬼子”进村 (233)
- 第九章 生活技巧 (270)

下 卷

- 面对现实 孙云晓(310)
- 第十章 诱惑 (311)
- 第十一章 悲怆 (362)
- 第十二章 星空 (413)

上 卷

陈传敏

写在前面

由于编剧这一职业的缘故，近些年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话剧和电视剧创作上，同样出于职业的缘故，这些年也一直没少同中学生打交道，交了一批中学生铁杆朋友。于是产生一种抑制不住的想为中学生朋友写点东西的冲动。好些事诸如秦乐天、林翠、鲁珊、江啸、艾丽丝的形象，如生猛海鲜般地在脑海里活蹦乱跳，终于忍不住与孙云晓、程赤兵一拍即合，共同构思、写作完成此书，将这些人物和故事放出“笼”来。

稿子写完以后，本该很轻松，却不见得轻松，倒是有点忐忑不安。不知是否将那很有意思的人和事表达出来，还请广大中学生朋友品评。你们是本书最权威的评论家！

愿意永远做你们的朋友！

第一章

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

那天早晨，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正常——在那个姑娘走进院子之前。

秦乐天正在小厨房里洗漱着。他的父亲秦楚与母亲丁宁正在客厅里争吵着——这争吵对他们来讲就像家庭作业，只要他们在家总是要完成的。不是早上就是晚上。至于白天，他们二人各忙各的，也就是说各干各的事业聚不到一起，只能忍“痛”让家里清静。可那时已经与秦乐天没什么关系了。他要去学校上学听各科老师聒噪或叫传授知识，没时间享受这清静。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乐天是伴随着父母的争吵长大的，至

少从他记事那天起就天天如此。

家里的生活就像一盘早就听腻了的老掉牙的录音磁带，按在重复播放键上，没完没了地让你温习着早已熟知的一切——温故而不知新。

秦乐天拧干毛巾，对着镜子擦去脸上的肥皂沫。镜子里显现出一张轮廓很像香港歌星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的脸，那是秦乐天目前最崇拜的歌星。同学们都说秦乐天的眉毛、眼睛像张学友，他自己却觉得还是嘴巴和下巴像。不管哪儿像吧，反正班上有几个漂亮女生像迷张学友一样迷上了他，在教室里眼睛老“那样”地看着他。对此，秦乐天心里是既暗暗得意又不屑一顾。

他忽然发觉唇角又多了几根依稀可辨的小胡茬，只是还不够刚劲坚硬，软软茸茸透着稚嫩——小荷才露尖尖角。不着急，让它们再长长，长得再茂盛些，我就该买把电动剃须刀了，就像真正的男子汉一样。

客厅里，争吵的声音陡地提高八度。

“有事有事，你哪天晚上没有事呀？也不知你们那个破报社那么多事！”

“不是跟你说过，今晚青春热线轮到我值班——接电话！”

“又是青春热线！好像离了你们青春热线的指导，全国中学生就都不会生活似的；好像没有你们青春热线的告诫，全国中学生都会成了失足青少年似的；好像离了你们青春热线的咨询，全国中学生就都成了心理不健全的残疾人似的；好像离了你们青春热线的……”秦楚不愧是个作家，一连串排比句像炮弹一样射向丁宁。只是这排比句要有四句就更完美了，为求完美他搜肠刮肚地思索着，于是出现短暂、片刻的宁静。

丁宁没等他造句完美，已迫不及待地反击上了。“那也比你那

些作品强。你写的那些中学生，个个都是五、六十年代毛主席的好孩子，就是偶尔犯个错儿也是坏人引诱精神污染什么的——你了解现在的中学生吗？”

这话有些伤爸爸。就是没过去看，秦乐天也能想象得出爸爸气愤的程度。

果然，那边吵得更厉害了，茶杯、碗叮当乱响，大概是秦楚拍了桌子。

还有一个是作家，一个是记者呢，也都算是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吵起架来一点不让平常人——甚至比平常人更庸俗。

别以为他们是为中学生问题争吵，只有秦乐天最明戏。根子还是为“谦让”晚饭的做饭权。秦乐天家，早饭当然是妈妈丁宁做，爸爸秦楚是绝不伸手的，不能失了作家的风度。秦乐天呢，自个儿觉得还没成熟到可以“篡夺”做饭权的岁数。这样这权力顺理成章只能归像机器一样永不知疲倦的妈妈丁宁。中饭，丁宁在单位吃不回来，秦乐天在学校吃也不回家，秦楚没指望只能自个儿对付一顿。于是晚饭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也尤为尖锐。丁宁经常要在报社青春热线值班，不能及时回家，做饭权理所当然应该由秦楚承继，秦楚不甘沦为家妇，争吵便在情理之中。只不过他们争吵从不明着提做饭权的事，那样不够知识分子的含蓄，总是绕着脖子。因为他俩一个是专写中学生问题小说、报告文学的作家，一个是专采访报道中学生问题的青年报记者，所以三拐两绕总能扯到他们最专业、最拿手的中学生问题上，好像他们多神圣、多有使命感似的，连争吵都透着思索，透着忧患，透着不同凡响，其实就一个字——懒，不想干家务。又好像是全国的中学生闹得我们家不能安定团结似的，其实全国的中学生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不要报酬来我们家义务劳动，伊拉克和多国部队立马休战，

天下马上太平！

秦乐天在心里挤兑了个够，还觉不解渴，慢慢腾腾走出小厨房，又嬉皮笑脸地冲正横眉冷对的父母道：

“爸、妈，你们从小就苦口婆心，长大在书里、文章里也没少教育我们‘劳动光荣’，‘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怎么轮到你们自个，就这么吵着闹着谦让呀？也不嫌寒碜”尤其是你，爸，没有资本家腰缠万贯的资本，倒落下资本家好吃懒做的毛病！”

“你这是跟谁说话？没大没小！”

“我也就是把您平常教育我的话儿，原词儿奉还给您。”见秦楚真要急了，秦乐天赶紧嬉笑着又补一句，“不就是做顿晚饭吗？至于嘛，喊！”

“说得轻巧，你为什么不做？”

“我现在不还处于‘初级阶段’嘛！”

“你还小哇？都是高中生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

“得得，又要‘砍’您那当知青时过五关斩六将的段子了。现在提倡一切向前看，别老忆苦思甜了。不就一顿晚饭吗？交我了！”

“难得你今儿有这份自觉。”丁宁不失时机地插嘴夸了儿子一句。

“爸不愿做，您又忙事业回不来，只好我义不容辞勇挑重担了。爸，今晚去香港美食城还是明珠海鲜？反正我请客，您买单！”

“你现在怎么学得这么油腔滑调……”

秦楚倏地沉下脸。秦乐天知道，爸爸又要开训了。不过他有恃无恐，上学的时间快到了，谅爸爸也训不太长，挨一顿“短训”换取爸爸妈妈吵架的平息，值！

这当儿，那个姑娘走进了院门。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一进院门，是一堵一人来高的影墙照壁。四面房屋环抱着一进院子，院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各家争相扩建的小厨房将本来比较宽敞的院子变得狭窄，曲里拐弯的走道仅容一人推辆自行车通过。从院外进来个人，各家都能看见。

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提着只旅行包，怯生生而又坚决地跨进院门。

她站在院门口东张西望，大概一定很奇怪这院里竟会挤下这么多户人家，似乎拿不定主意该敲哪家的门。犹豫片刻，还是拣最靠院门的这家，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

鲁卫东正站在窗前，把刚捣腾来的时装从自制的特大号衣包内一件件取出来。他昨晚刚从广州进货回来，今早起了个大早第一个吃完早饭，急着把进的服装分类整理出来，好赶在开市前送到自个开的时装店上架。这姑娘一进院门，他就瞄见了。

她准是个乡下丫头，顶天了也不过是小县城来的。

尽管她穿着打扮似乎同城里一般的姑娘差不大离，脸也不黑，白里透红看着比自己的女儿鲁珊还俊秀、水灵，可她身上总有一股说不出的乡下柴禾妞儿的“怯”劲儿。这劲儿是不是就是自个新娶的老婆、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柳如非常挂在嘴边的什么“气质”？鲁卫东不太明白，也不愿多想，不过他凭着常在街边守摊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练就的眼力劲儿，一眼就能看她个八九不离十。

“大叔，这院有个叫秦楚的住哪疙瘩？”

姑娘一口土得掉渣的东北话，更证实了鲁卫东的判断。他正要答话，鲁珊已扔下饭碗蹿到门口抢先说：

“你找秦叔叔？他家就在这院顶里头正房。”

听说是找自个儿的同班同学秦乐天的爸爸，鲁珊显得分外热情，走出门指着。

姑娘连声谢着，正欲往里走，鲁卫东忍不住追问一句：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他是俺……”姑娘迟疑了一下，还是照直说了，“爸爸。”

鲁卫东惊讶得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蹿了出来，鲁珊也直愣愣地盯着姑娘。

这可是小院里八百年不遇的特大新闻！

鲁卫东赶紧凑到柳如菲身边，手指点着正往里院走去的那姑娘，压低嗓门：

“听见了吗？”

“什么？”柳如菲端着饭碗，不知又在琢磨什么，一脸茫然。

“哎哟，闹半天这么新鲜的事你愣没听见？看见那姑娘了吗？就是往里院走的那个？”

柳如菲注意地看去，影影绰绰只看见个背影。“那姑娘怎么啦？”

“她刚才说秦楚是她爸爸。你说她会不会是秦楚的……”鲁卫东觉得这话还是背着点鲁珊好，于是更加压低声音，贴着柳如菲耳边吐出最后三个字，“私生女？”

柳如菲惊了一下：“别瞎说。是不是闹错了？”

“闹错？这种事能闹错吗！谁没事愣往自个头上安个爸爸，秦楚又不是百万富翁资本家有遗产可继承。你瞧着吧，他家一会准有热闹好看！”

柳如菲乜了他一眼，厌烦地：“你这人永远改不了这身小市民气，庸俗！”

鲁卫东顶烦也顶怵柳如菲这点，无论自个多么感兴趣的事，只

要跟她一说，准换来这么一句，有时客气点给句文雅点的词儿“低级趣味”。我小市民，我庸俗，我低级趣味，你这个高贵的女大学生别下嫁我这个离了婚的个体户呀！虽说是我主动追你的，但我并没有上赶着下跪求你呀！你不小市民，你不庸俗，你不低级趣味，可你还不是看上我兜里这点银子？要是我兜里没这点银子，怕是你连瞧都不会正眼瞧我一眼。别提庸俗，提庸俗自个更透着庸俗——这年头我就没见过不庸俗的人！

鲁珊也跟着来了一句：“爸，您就是庸俗！一天到晚就盼着别人家闹出点事您好瞧热闹……”

这丫头，真邪性！自打我同她妈离了婚，柳如菲进了家门，平时她总是生着法儿同柳如菲过不去，接长不短就要找茬儿闹一场，还非要逼我表态，看我是不是偏心向着柳如菲。可一旦碰到像今儿这样涉及到什么“庸俗”、“高雅”之类的事儿，她又总站在柳如菲一边。真不知道这丫头心里是怎么想的。

鲁卫东在一边心里直运气。

鲁珊忽然想起同院的江啸也许还不知道这个大新闻，转身出门远远跟在那姑娘身后找江啸去了。江啸也是她的同班同学。

柳如菲倒底心里盛不住事，坐在那儿直犯嘀咕：“怎么会有这种事儿？秦楚老师看上去不像那种人呀！”

自从来到这个大院，柳如菲就觉得这院里只有秦楚夫妇同自己属于一个层次，平时也爱同他们接近。出于尊重，她总是称秦楚为老师。

“看不出来秦楚还挺风流，是吧？这才见出你们知识分子的本性呢！看那姑娘的岁数，这事恐怕历史还不短呢！”鲁卫东可算逮着反击的机会了，冲着柳如菲，一脸的幸灾乐祸。

柳如菲狠狠给了他一白眼。

江啸一早晨都在琢磨着一句诗。

天还没亮，他就被这句诗憋醒了。在这之前，他看见自己以一首清新、隽永、抽象、意味深长的爱情诗，荣获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会上，他高举着闪着金光的一尊金像，不！不应该是金像，电影奥斯卡奖才发金像，诺贝尔奖似乎不发金像呀？可他只在电视里看过奥斯卡奖的颁奖仪式，大概把这两者异串了。管它呢，金像就金像吧，反正意义是一样的。他正自豪而又不显骄傲、得意而又没有忘形地向热烈鼓掌祝贺的众多来宾频频含首示意时，一位蓝眼珠高鼻梁的洋记者将采访话筒“杵”到他嘴边，请他向全世界观众朗诵这首获奖的诗。朗诵诗？那还不容易！诗，只有诗人亲自朗诵才最有味儿。他猛地向后一扬纷飞的长发——真奇怪，他哪来这一头长发？学校明文规定不准男生留长发呀！也许诗人都应该留一头长发吧？——拉开架式便开始朗诵。谁知一张嘴，突然发觉这首诗的第一句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干张着嘴念不出一个字来。台下发出一片哄笑声。他有点慌神，脑海里一片空白。台下乱了。他更慌了，使劲想啊、想啊，那句诗似乎就在嘴边，却怎么也不肯冒出来。他就这么使劲想着、憋着，突然一下就憋醒了。

屋里隐约有点曦光，床头柜台灯下压着妈妈宋梅丽昨晚给他买早点的两元钱，隔壁房间里传来她均匀的鼾声，这一切都提醒他现在身在何处，刚才那美妙无比的场景只不过是南柯一梦。

虽然是梦，但仍搅得他睡意全无。索性坐起身，靠在枕头上专注地想梦中写的那首清新、隽永、抽象、意味深长的爱情诗。他忽然记起，昨天晚上临睡之前曾发誓，从今儿起再也不写那些咏景咏物自个都觉得无聊没大意思的小诗了，要果断、坚决地改写

爱情诗。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泰戈尔……那些大诗人哪个没留下几首著名的爱情诗篇？要想成为大诗人，你就得会写爱情诗。没有爱情经历不怕，可以想象嘛。诗本来就是展开想象的翅膀的。

于是，他开始专注、执著地琢磨自己的爱情诗集的第一句诗，也就是梦里逃掉的那句诗。爱情应该比作什么呢？前辈的大诗人比喻得实在太多太多、似乎把世间所有美好的词汇都用光了，以至于你怎么比都逃不脱他们的窠臼，以至于你怎么比都显得俗。不过要是能独辟蹊径，憋出一句最精彩最抽象的比喻来盖过前人，那才更能显出自己的诗人本色。

江啸顿时兴奋起来，调动每一个思维细胞苦思冥想，直到闹钟震响提醒他该起床了，仍没想出来。

本来嘛，一句好诗你当那么容易憋出来的？贾岛为一句“僧敲月下门”到底是用“推”还是用“敲”，不知憋死了多少脑细胞，以至“推敲”后来成了著名的固定词组。要是那么容易就想出一句妙联绝句来，普天下的人不都成了大诗人了吗？

写诗是需要才气和灵感的，而江啸自信这两者自己都兼而有之。这方面，他是有遗传的。他爸爸江大鸣以前就是著名的业余诗人。

闹钟吵醒了隔壁的宋梅丽，翻了个身嘟哝了句什么，又接着睡。江啸最近瞅着他这位妈妈有点不顺眼。爸爸江大鸣前些日子去国外援建一项工程，她在家耐不住寂寞，竟然迷上跳舞了，一有空就泡舞厅，好像外面还有专职舞伴。今儿是厂里工休日，她当然更不肯放过，昨儿晚上跳舞快到半夜才回来，今儿早上大概肯定要把所有跳舞的劳累全找补回来，所以昨晚一回家就扔了两元钱给江啸，让他早上自个去外边摊上买套煎饼果子解决早饭问

题，看样子不睡到中午她是不会起床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她还像个妈妈吗！

江啸穿衣起床，蹲在门口的水龙头下刷着牙，继续憋着那句诗。盯着牙刷上的牙膏沫，灵感忽然从天而降——“爱情就像牙膏沫……”

这句诗多棒！多不落俗套！多抽象！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早上算是没白费脑筋。

江啸正想接着憋第二句，鲁珊凑过来，神神秘秘地悄声对他说了一句什么。

“真的？”江啸瞪圆了眼睛。好不容易憋出的绝句差点又逃掉，忙稳住神将之重新抓牢。

“谁还骗你不成？你瞧，就是那女的！”鲁珊边说边伸手指点着。江啸顺着她手指看去，只见那姑娘正站在秦乐天家门口，轻轻敲着门。

第一下敲门声，秦乐天就听见了。

爸爸一开训就没完没了，稍有想不起词来的停顿的时候，妈妈就帮腔做着补充。秦乐天真是纳闷，无论他俩吵得多凶多厉害，只要一把矛头转移到自个身上，他俩立马结成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

看样子靠爸爸自个觉悟停止训斥是不可能的了，而不听训拍拍屁股走人秦乐天还没这么大的胆量。他只能盼着鲁珊和江啸赶紧来敲门喊自己一道上学去，那就能马上脱离“苦海”。

因此敲门声一响，秦乐天如获大赦，立马扔下饭碗，拎起书包就往门口扑，边跑边没忘挖苦秦楚一句：“爸，您慢慢训着，我上学去了！”

秦楚又得到接着开训的茬口了，刚端出严厉的脸色，见秦乐天已打开门，一位陌生的农村姑娘站在门口，只得悻悻作罢。

秦乐天一见不是鲁珊和江啸，有些意外。

“你找谁？”

“秦楚是住这疙瘩吗？”

“是住这疙瘩，你找他有什么事吗？”秦乐天端详了她一眼，心想没准又是爸爸的读者找上门来探讨人生道路什么的，不由学着她的东北话问了一句。

“俺……俺是他闺女！”姑娘略一踌躇，脸露羞涩地回答。

“闺女？！”秦乐天觉得有些好笑。一闪身将姑娘让进屋，指着正瞪直眼睛发愣的秦楚笑着说：“你看清楚了，他就是我爸爸秦楚。爸，您闺女找您来了！”

说完，他自得地抿嘴一乐，怕秦楚接着训他，逃也似地跑出家门。

院子里，鲁珊和江啸目光异样地看着他。

秦乐天忽然觉出这事好像不那么可乐，似乎有点不大对劲，不大正常！

胡同口的煎饼摊前，秦乐天和鲁珊停住车，等江啸买吃的。江啸本来只想买套煎饼果子，可想起妈妈为跳舞竟然连早饭都不做的可气劲儿，又解恨地让卖煎饼老太太加了一个大鸡蛋。

憋了好一会的鲁珊，总算逮着机会一释心头的悬疑，按捺不住地问秦乐天：

“那女的是怎么回事？”

“哪个女的？”

“甭跟我这儿装傻。就是刚才找上你家门的那个东北姑娘——

我跟江啸都看见了，是不是，江啸？”

“没错。”江啸盯着摊开的鸡蛋，随口应了一声，又指点老太太：“多搁点葱花，多抹点辣酱。”

“没怎么回事。嗯……她找我爸爸有事。”

秦乐天含糊其辞地应付着。

“恐怕不是一般的事吧？”鲁珊一脸洞若观火的神情。

“我说你怎么对别人家的事那么感兴趣？打破砂锅，刨根问底，你是国家安全部的还是克格勃中央情报局的？”秦乐天有点急了。

“哟，我这不是对你关心嘛！要不因为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学，我才不稀罕问你家的闲事。”

“你还是少关心我点吧！”

“别拿我的好心当作驴肝肺！我是怕你蒙在鼓里。看样子你可能还真不知道，那姑娘可说你爸爸是她爸爸！”鲁珊郑重地向他通报，注意地看着他的脸色。

“舌头长在她嘴里，她爱怎么说怎么说。”

秦乐天并不领情，脸色也没什么变化。看来这事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了还蛮不在乎，这里面准有点蹊跷。

“这么说是真的了？唉，你爸爸可真是！”

“秦乐天，你可够有福气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江啸拿着鸡蛋煎饼卷过来，狠狠咬了一大口，横插一句。

“也没准是位林姐姐吧！”鲁珊拉长声调意味深长地找补一句。

“你们别再说这事好不好？谁要再说，我就跟他急！”秦乐天真急了，沉下脸厉声道。

鲁珊与江啸面面相觑。

骑车去学校的路上，大家都不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顾自闷头骑着，场面有些尴尬。